

拾玉鐲

著季季



慧龍出版社

季

季著者

拾

玉

鐲

慧
龍
出
版
社

不
准
翻
印



有
著
作
權

701

拾 玉 鐲

特 價 四 十 五 元 70

作 者：季 季

發行人：丁賢二

出版者：慧龍出版社

郵政劃撥：一〇八〇〇四號 楊嬌娥帳戶

北區分社：三重市福華街七之二號

電 話：(〇二) 九八四九八〇三

總經銷：文星書店

電 話：(〇四六) 七二五二五

地 址：大甲鎮鎮政路三二號

印刷所：現太印刷廠

地 址：臺北市大理街五六號

初 版：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十日

再 版：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三月卅一日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五六號

目

錄

琴手·····	三
大印·····	四五
拾玉鐲·····	七一
野火·····	九九
手·····	一二五
鑰匙·····	一四九
矮屋下的臺北人·····	一七五
原名：許諾記	
鐘聲·····	二〇五
猴戲·····	二三五

琴 手

一、週末的女人

就像往常的週末一樣，當賣身的女人來敲門時，張福是在麗都飯店三〇六房的彈簧床，斜靠著枕頭抽煙。但今天這女人的敲門聲和往昔那些女人不同；她們都千篇一律地敲三下，今天這女人却只敲一下。很短、但似乎很有力的，就像在鋼琴的琴鍵上用力彈了一下，却纏綿地響着很長的餘韻。難道這女人的手是一雙彈琴的手嗎？

而一雙有琴可彈的手，何致於不幸要來敲這扇門？

「進來。」

門開，女人走了進來。

就在她轉身關門的一剎那，他從她的背影裏隱約看見她有一雙會彈琴的手。多荒謬的猜測呢？他

甚至還沒看到她的臉，只看到一頭被風吹亂了的長髮。

女人轉過身來，面對着他。只亮着床頭燈的房裏，顯得陰暗而又浪漫。這時他們恰恰處在互相審視的地位。這樣的經驗，對他本已熟悉得近乎麻木了，不論對方的美醜，都不會引致什麼激動或快樂。可是，就像她那短促而有力的敲門聲一樣，今天的審視竟恍然有一種新穎的氣韻；那和死亡一般呆板、無感的心境，今天竟不期然地瓦解了。在互相審視的瞬間，他獲致了一種對新的事物探索的喜悅和顫慄。他愕然地把夾在指間的烟不斷在烟缸上擠着，當他舉起手想深深吸一口時，才發現烟已被他擠死了。

「唉，」在他嘆息的時候，他竟莫名地笑了，

「妳——過來啊——」他接着說。

女人已經脫掉高跟鞋，她赤着腳從門邊的暗影裏一小步一小步地踏着紅色的地毯走過來。一直踱到床邊站定了，那女人有如石膏像的臉才綻出一抹很淡却很迷人的笑容。女人穿着很鮮嫩的鵝黃色旗袍。躺在床上仰視她的臉，第一眼觸到的是她那清澈透亮的眼睛。沒有畫眼線或者裝假睫毛，也沒有塗眼影膏，更沒有塗一層像木乃伊般的銀色亮光唇膏，整張臉是那麼純淨，只在兩腮颯動着一層桃花的笑顏。

女人像是爲了報答他的凝視，又對他嫵媚地笑了一下，然後在床邊的沙發上坐下來。她從金色的

珠提包裏抽出手絹，在髮際擦拭了幾下，又用一把小小的髮梳梳理着她散亂的頭髮。她的頭髮長長地披到肩上，只在髮梢微翹着，不像往昔那些女人；都頂着從美容院做出的鳥巢。

「外邊飄着小雨。」她笑着說。

「哦，又下雨了嗎？」

「我出來的時候還沒下，半路上突然下起來的。」

「奇怪，怎麼禮拜六晚上總下雨！」

「真的？我倒沒注意到。」

「每個禮拜六晚上我都住在這兒。」他說。

「哦——」

「而總有人告訴我，外邊下着雨。」

女人握着梳子的手突然停了下來。

「你在說笑話嗎？先生。」

「沒有啊。真的是這麼巧。」

女人梳好頭。站起來朝洗手間走去。在洗手間的門口，她突然轉過身來說：

「你不喜歡下雨是不是？那我剛才真不該告訴你，掃了你的興！」

女人說完就走進洗手間，把門關上了。

女人的臉孔說不上艷美，但却有一種很耐人尋味的神態。她的額頭飽滿，下巴有點方，是那種可以堅決而冷靜地做些什麼事的女人。她的身材瘦高，所以那硬挺的胸部顯得很突出，但張福推想那不過是一種偽裝。暫且不去分辨乳房的真假，這女人的確是讓人炫惑的。倒也像是短促的門聲，給了張福有力的一擊。

往昔走進這扇門來的女人，幾乎是模式相同的，都是那種又冷又假又粗俗不堪的裝扮。尤其對於眼部的化粧，時常濃烈得像魔鬼，使張福感到恐怖。有幾次他甚至很憎惡地叫那些女人先到洗手間去洗掉眼部的化粧。

「爲什麼要洗掉麼？這樣有什麼不好？」

那些女人起先都遲疑地撒着嬌，直到他的沉默持續到快冒出火花的時候，她們才悻悻然走進洗手間去清洗。他是把井水河水分得很清楚地對待着那些女人；她們也不幸要爲了金錢而聽任他的好惡。

今天却一開始就把井水和河水攪渾了，張福一點也沒辦法把這女人看作是該被他——或者被金錢——使喚的女人。她有點像一個知友，甚或像一個該相敬如賓的妻子，在這浮動着淡藍光輝的房裏存在着。

女人從洗手間走出來時，鵝黃色的旗袍已經脫掉了，身上只剩下透明的襯衣。

「剛才我說的話，對不對？」她說。

「哦——」他愣了一下：「說什麼呀？」

「你不喜歡雨是不是？」

「誰說的？」

「那麼你喜歡嗎？」

「嗯——尤其喜歡禮拜六晚上下雨。」

她走到床邊，擺好枕頭，在他身邊躺下來。

「我却不喜歡下雨。」她說。

「什麼原因呢？」

「下雨對我們有許多不便。」

「不是有人用摩托車載妳嗎？」

「是啊，可是下雨天我們就得花錢坐計程車。」

「可以叫客人替妳出車錢嘛。」

「哼！」她冷笑了起來：「並不是每個客人都那麼慷慨的。他們出的是買笑錢，可不是車錢。」

「我不是這麼小氣的人，妳可別把我算上啊。」

「你是在畫蛇添足，我當然知道你不是小氣的人。」

啊，說的是這麼善體人心的話，張福利時樂得渾身歡暢，不自禁地笑出了聲音。好久沒這麼笑了，每天都能這麼一笑，該會多幸福。

「先生，你買的是兩個小時，對嗎？」

「嗯——是啊——」張福笑嘻嘻地答着。

「時間是很快就過去的，你可不要浪費了呀。」

女人的手緩慢而帶着挑逗韻味地搭到他的胸膛上來，他的胸膛有一撮深褐色的鬚毛，女人的手輕巧地把玩着它們。張福從那隻手的滑動裏，享受到一種純粹的、屬於夫妻才有的快感；而不只是一種男歡女愛的肉慾。

「一點都沒浪費。」張福說。

「那麼——你是純吃茶嗎？」

「不是，不過今天我倒寧可是。」

女人的手停在他的胸膛，咬着嘴唇像在沉思什麼。

而女人把他看成「純吃茶」的事實，畢竟微微刺傷了他的男性自尊。他本能地側過身，把她緊緊地攬腰抱住。就在貼身的剎那間，他感到一種意外的驚喜；這女人的乳房原來是貨真價實的肌肉，而不是塑膠工廠滾出來的模型海棉啊。他的手急促地去摸索那久別了的、豐滿的乳房。他像無心走過

一堆砂礫，却突然拾獲一件耀眼的珍寶，興奮而感激地注視着它。

「真想不到啊。」他完全陶醉了。

「那麼稀奇嗎？」女人冷笑着。

「是有一點稀奇，真的。」

「你時常受騙吧？不然何必這麼稀奇！」

「幾乎每次都受騙，就像妳剛才走進來那樣，每次我都看到她們有着動人的胸脯，可是，天地良心，都是海棉的惡作劇！」

「你形容得可真妙！」她笑了，不是冷笑的。

「妳很高興是嗎？一個女人有一對豐滿的乳房，是值得驕傲的財富啊。」

「是嗎？」她又轉而冷笑起來：「不過，很可笑的，我却要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才能確實體會到你所說的驕傲。」

張福的手瞬間鬆開了，她的話使他覺得那對乳房是悲壯得不容侵犯的。

「當我跟別的女人走在街上，誰會知道我的乳房是真的呢？每個女人的胸部尊嚴，都被價格不同的海棉撐得那麼高昂完滿，已經真假莫辨了。」

她的話像浪濤，清冷而有力地把他沖醒了。他放開了她，再也不顧爲了小火爐裏燃着的炭火而去

維護所謂的男性自尊。

「怎麼啦？」她的手又搭到他的胸膛上來：「我的話掃你的興嗎？」

「不，沒——沒什麼，」他掩飾着自己的惶惑：「我祇是突然想抽支烟。」

他推開她，坐了起來。

「妳抽不抽？」

「不。我不會。」

「哦——」他爲自己點上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大口。

像晚春時節驟然飄起了雪花，一切都呈現着讓人措手不及的尷尬。誰知道那件拾獲的珍寶竟會變得這麼燙手。

空氣就這麼僵住了，許久許久兩人都沒說話，只有煙圈毫無顧忌地在兩人眼前浮動。

「先生，您在哪一界高就呀？」終於還是她先打破了僵持的局面。

「工商界。」

「我猜您是在工廠上班的吧？」

「是啊，妳怎麼知道的？」

「在工廠做事的男人，都有點神經質。我遇到過不少在工廠做事的男人，也像您這麼難侍候。那

大概是整日不停的機器聲把你們的神經折騰得太緊張了。」

「這樣嗎？」他想對她否認，却終於沒說出口。事實上他在工廠的辦公室是有隔音設備的。

「不是這樣，又是怎麼樣呢？不過你畢竟和他們不同，他們多半是肉體派，而你却是純吃茶派。」

「妳喜歡哪一派？」他生硬的問道。

「我們反正是賣身，沒有資格選擇好惡。當然吃茶派是比較好的。肉體派總會叫人日久生厭。可
是呢，我們的職業本來就是爲了肉體派的男人而存在的。」

張福抽完了煙，兩隻手空盪盪的，想要找點什麼事做，或者有些什麼東西握在手裏也好，總之不要被雙手的空虛作弄得整個人陷進焦灼就好。想了半天，才瞥見茶几上的打火機。他像沉在水中突然瞧見了浮木，一把就把它抓了過來。他撫摸着打火機，感受着一種金屬性的冰冷。這冰冷如今也顯得可貴了。但手的熱度很快的就把打火機也給烘熱了。唉，可不要又讓它變成燙手的洋山芋。

又是沉默，張福這時不知該說什麼才好。時間是一分一秒不停留地在走着，如果論金錢，是有點浪費，但却不是爲了金錢而捨不得叫她走——這刻時間還沒到呢。

「先生，我還沒請教您貴姓呢。」又是她來開場白。

「張。弓長張。」

「哦，是張飛的後代。」

怎麼把張飛也扯進這個週末來了？張福不禁笑了起來，這女人腦筋轉得多快呀。

「那麼，妳是誰的後代呢？」

「很巧，也是龍岡宗親會，是趙子龍的後代。」

「趙什麼？我是說——妳的名字。」

「名字嗎？我有許多名字，隨便你叫什麼，我都不反對。瑪麗啦，娜娜啦，海倫啦，玫瑰啦，反正都是一些艷名。」

「那是假名麼，我說的是真名。」

「真名？」她的語氣又蓋了一層霜：「我賣身已經夠了，怎麼還得叫我賣名呢？」

幾乎所有賣身的女人都有一個無奈的故事。大部份是家裏欠了債，被人肉販子買來抵債的，也有的是身無一技又愛過衣錦富麗的生活，不得不以賣身爲生。還有的上不了吃軟飯男人的圈套不得脫身。不管原因是哪一種，故事總是哀怨淒涼的。張福已經聽膩了，說得更中肯些，他聽怕了。他跟她們的關係不過是金錢與肉體的交易，一切僅止於皮肉的表層，誰想去探訪別人心靈的傷痕？即使探訪也是徒然的，他又怎能爲她們做什麼。他沉默地把玩着打火機，按鈕一明一滅地按出小小的火花。

她却伸過手把打火機拿了過去。

「我怕這味道，不玩可以吧？」

「當然可以。」

「我覺得你是在生氣了，張先生。可是逢場作戲的場合，爲了真名假名傷和氣，多划不來！」

「不——我並不是在生氣——」

「如果我隨便捏造個名字，像黃月華啦，劉夢琴啦，不是很好嗎？但我却不喜歡對你說謊，我知道你是不喜歡聽謊話的男人。」

「好吧，我們不談那些了，不過我真的沒生氣。」

他突然記起了她的手，那雙可能是琴手的手。他把她的手拉過來，想仔細端詳，而她却像惱怒了一般，把手抽回去，接着就溜下床，向洗手間走去。

這又是跟別的賣身女子不同的地方。兩次走進洗手間，她都是關上門的。他記起那些在週末麻醉他底肉體的女人，總是那樣澈底地拋棄她們的自尊，毫不感到羞恥地赤裸着身子在他眼前幌盪，門也不關就走進洗手間，以致於他時常聽到由裏面傳出來的排尿聲。沒有比較是分不出等級的，以前他從不會覺得那有甚麼不對，好像她們本就屬於那種規格的。這個女人的出現，似乎暗示着一種等級的提昇。而要從這個等級回復到那些不知含蓄爲何物的等級，已經是不可能得近乎殘酷了。

女人從洗手間走出來時，他不禁「啊」了一聲。怎麼，她這就要走了？

女人走到床邊的沙發坐下來。旗袍已經穿好了，她順手拿起剛才擱在茶几上的髮梳，手勢極優美而熟練的，一下一下梳理他的頭髮。

「時間差不多了，是嗎？」她說。

真的，兩個小時可真快，只剩十五分鐘了。

「這兩小時你算是白買了。」她好像是在道歉。

「不要說得那麼難聽，我可一點也不後悔。」

她抬起臉來，很甜的笑了。

「真的嗎？」她的笑裏隱約有一抹嘲諷。

張福咬了半天的嘴唇。

「後悔是有一點。」他終於這麼說。

「你看，畢竟被我猜對了。」

「可是妳誤會了，我後悔的不是那個。」

「哦——？」

「兩小時太短了，我後悔的是這個。」

她放下梳子，嘆了口氣。